

## 人境庐杂文钞（下）

黄遵宪著 钱仲联辑

### 致蔡毅若观察书

毅若我兄大人执事：戊子之秋，羊城邂逅，饱聆雅教，感念不忘。尔后遵宪北之燕，南返粤，轮辕甫息，击楫遂行，踪迹及于四大洲，远游逮于四万里。劳劳鞅掌，竟疏音敬，想邀鉴谅也。闻南皮制府倚重大才，约往襄理。葛亮之如鱼得水，颜渊之附骥彰名，上下交推，两贤济美，可胜羨企。遵宪到伦敦来，知香帅创办炼铁局一事，造端宏大，命意深远，关心时局者，莫不拭目以待其成。遵宪反复熟筹，事有至难，所当搏以全力，济以坚贞，负重济远，乃克有效。既屡言之星使，今再为公陈之。设局之先，首在覘矿。虽有佳矿，若离局略远，则搬运难而经费巨，故局必与矿相亲附。矿质不同，有宜生铁者，有宜熟铁者，有宜铜者。同名曰钢，有宜此器，不宜彼器者。制炼之法既殊，炉鞴即随之而异，故必察矿性以定机器。熔铁所需，莫要于煤。苟有矿而无炭，则取材远地。道远则费重，费重则物贵，故炭必与矿相维系。炭质亦不同，有坚牢者，有柔脆者。遵宪往视英国矿局，见其炉或高至十二三丈，或低至四五丈，询其何故，则谓聚炭于炉，欲使火力内蕴，余威可以上烘，则炉愈高而炭愈省。然炭有美恶，其坚强者，能积累数层以抵压力，若糜碎者，则一经化

灰，受铁压抑，或如蒸饼，或如积糟，或如烂泥，上下壅阏，气不相通，而铁不能化矣。故必审炭质以定炉式。西国各厂，类皆先得巨矿与炭之质，一再试验，俾精于化学者，评其性情，考其等第，而后谋设局之地，造器之模，参考成法，变通尽利，择善而为之。今此局本设粤地，迁移于楚，既未知矿与炭为何如，遽纷纷然购备诸器，而经理其事者，于造炉则酌度于不高不卑之间，于炼钢则调停为可彼可此之用，如不合宜，则糜费既多，收效转寡。此购买之难一也。遵宪前在日本，继在金山，如铸钱造纸作酒造炮各局，皆尝纵观，究未有如炼铁机器之壮观者。其为用也，有掎者，有持者，有擎者，有枘者，有拨者，有扬者，有按者，有搏者，有掀者，有筑者，有摩者，有挤者，有格者，有搯者，有擎者，有戛击者，有呼吸者，有牵引者，有输泻者；其为形也，有立者，有偃者，有欹者，有倚者，有排者，有累者，有盖者，有藉者，有注者，有喷者，有撑者，有拒者，有嵌者，有斗者，有似柱者，有似弓者，有似臼者，有似窿者，有似沟者，或庞然而大，或隆然而高，或岸然而长，重或二十余吨，厚至十余尺，榘牙纠蔓，繚曲散漫，奇形诡状，不能悉名。以泰西诸国道途之平坦，车栈之巨伟，器具之灵警，加以起重之机，拆卸之法，而其设局必观于水，必谋于野，而后便于运输，盖舟车之所不能胜，人力所不能为，有运行于数万里之海中，而不升转输于百余步之陆地者，前购起重机器，曾电询香帅，未得覆，星使以为可缓。而遵宪询之船厂，以谓有百余吨之巨，非得起重机，万不能运。尔时星使既往比利时，而船将展轮，并于函中先行叙明，而不虞其力之不足，仍至颠覆也。况于武昌街之窄狭，店户之稠密，随处窒碍，则虑其能至岸而不能入厂也。江流之迅急，水势之无定，一遇水落，则重舟不能入港，又虑其能达上海不能达汉口也。至于礮船之不能任重，工役之不能娴习，又其小也。第二次船行，搬运各货，凡十四日乃毕。遵宪谓在英十四日，在中国必须一月。曾力请星使必与船厂定明展限，方可免逾时之罚。而马格里谓虽有此章，偶尔违限，亦未必遂罚，竟不与言。此运送之难又一也。建厂之先，首须择地。地必近水，所以利运济也。土必实处，所以防倾倒也。多开沟渠，所以淘汰也。多布

轨道，所以便迁徙也。其它梁柱之属，砖瓦之类，多日铁所以期坚，耐避焦热也。又不必尽用，所以防烘蒸也。盖一经开工，雷轰电击之声，风驰雨骤之势，其震荡之威，足以排墙裂柱，非万分巩固，不足以御之。凡机器之方圆长短，缓急先后，位置所宜，排列有法，必审其器以画其地，即因其地而绘为图。今屋图既绘，尚不难按图而索。然一切机器，为华人耳目之所未经，见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知其用，势不能不借资于二三西匠以为之倡率。然奔走者多，指挥者少，语言不达，事事烦难。欲多募西匠，则为费太巨，欲选派华匠学习于西人，则需时过久。西匠之高手，颇有有学问有家业之人，即下等亦多识字，目染耳濡，熟习于机器者，多知其用。而华人之为工匠者，类皆愚蠢粗拙，以力谋食者，寻常人巧既不能精，骤语以机器精微，则相视瞠目而不能发一语。虽华人聪明不逊西人，数年之后，亦不难心知其意，而创辩之初，仓猝召募，若驱乌合之众以从事战争，惴惴然惟败绩是惧。又况延订之西匠，或技巧不精，或鲁莽从事，一不合宜，则将凿容枘，以栈为楹，黄金虚掷，诸事瓦解。此架造之难又一也。创办之初，欲造铁轨。然机器之巨，事件之繁，势难移造于矿铁最富之区。西人之造铁轨，以行汽车，即因汽车以运铁轨，盖亦积累而后成功，相因而后成事，非易易也。今所购炼钢之炉有二，西人谓贝色麻钢

质厚而力坚，于任重宜，故宜造车轨。无论炼熟铁炼钢，必以熔生铁为根。今所定炉日熔生铁一百吨而已，不能造钢轨二百吨也。西门士马丁钢质韧而力均，于耐久宜，故宜造船甲。

英国有一船厂，每船成，必经试验，记之于簿。业保险者，视其簿以定价。其章程有云：凡造船用具色麻铜，不得保险。盖因其力不均称，时有瑕疵，易于破裂也。

今矿质未知何如，铁路尚悬而无着，必先商榷应造之物。通年以来，洋货盛行，大而园条方板以制巨器者，无论矣，乃至薙发之刀，缝衣之针，嵌物之钉，亦日增月盛，以其制精而价廉也。既开此局，诚宜一切仿造，以保商务而夺利权。然造端之始，必不能与已成之局絜长而较短。美国论经济者，凡本国创造之物，必设为保护之法。如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美国甫造铁板，则

重课英国铁板，至课税之数，浮于物价。盖外来之物骤贵，自造之货乃可畅销也。西人名曰保护税。今中国收税，无本国自主之权，有彼此互订之则，且往往有自造之货，流通于内地，而课以进口关税者。外产内侵，难筹抵制。此制造之难又一也。既非一朝一夕之功，又非一手一足之烈，自宜同心合力，庶克有成。而中国大吏，习染既深，成见难化。有因其议非己出，而不欲附和者；有因其事不干己，而自愿旁观者；有诧为耳目所未经，不知所以措手者；有非其思议之所及，不知所以图效者；有因其经费难筹，不知所以为继者。枢府诸公，本无定见，因一人之奏议而行，或因一人之奏议而罢，中外各局，或作或辍者数矣。福州船局，左帅苦心经营，而吴仲宣诋为无成，凡百掣肘。吴淞铁路，群知其利矣，而沈文肃以二十万金购之，卒令毁坏，弃之无用。名臣尚尔，况其他乎？今既创此局，香帅始终其事，吾知其必成。假令香帅移督两江，或入参大政，继其任者，苟无同心，恐不难亏于一篑，弃之如泥沙也。既有成议，既有端绪，而承其后者，既经订购，不过按期收货，如期给金，即有添购之器，改造之件，亦不过一稽核之烦，商订之劳，以图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便，则谓他日或至无用，亦非过虑，非激论也。此又办事之难，为中国通弊，而此事则尤甚者也。遵宪到英以来，检阅前卷，接理此事，以谓应先得铁矿、炭矿，将铁与炭寄到英国，请人明验，然后定式购器，觅地造厂，既与商人订购机器，又必须包装包建造，至安装机器能运行之日为止，可以省数事之难。芝田中丞原不欲办，嗣经香帅一再电请，知事不得已，然不将其事博访周咨，详举以告，遽匆匆定议，既一误矣。遵宪详举其难，并非惮其难而欲中止也。盖前此数难，咎在于此。今成事不必说，惟随时弥缝，随时补救已耳。而后此数难，正赖诸君竭力经营，苦心筹划，以期有济，此区区之心也。和戎以来，设局造炮，置厂造船，中外所措意，专以强兵为事。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遵宪在外十年，考求有素，以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产以保商务。今香

帅所创织布、炼铁二局，其意美矣。织布易于收效，今不必言。若炼铁一局，尤今之急务。西人以上古为金银世界，近今为铁世界，盖以万物万事，无一不需此也。以中国之大，若直隶，若山西，若安徽，若福州，若粤东西，即分设十数局，犹不为多。然今日创设之初，万一无效，则他日指为前车之鉴，将裹足而不前，缄口而不敢议。故遵宪谓此一局，关系于亿万众之脂膏，数十年之国脉，至远且大。凡遵宪之所云云，既一再言之星使，并请其函告香帅。既有所怀，终不敢以位卑言微，甘自缄默，缕布腹心，幸阁下垂察焉！

如订延聘匠首一事，贺伯生前既定约矣。嗣延威德，遵宪以为必须责成德厂担保，乃免以贱工充役，致误事机。后谛塞德允为担保。购卖起重机一事，当时曾电讯香帅未覆，星使以为可缓。遵宪以为有廿六吨之徽，香帅所未知，若无起重器，万不可行，乃始定购。此言之可而见从者也。运载机器一事，遵宪以为其粗重笨拙，非亟用者，可用帆船以省运费，即用轮船，亦须将每批应运之货，招人承运，择其价廉便己者而行。如头批运货，其运费可以自雇一船，而所运各货，仍分别贵贱，某项值多少，某项值多少，殊为未允。而星使终以麦格雷葛船行曾有每百扣十之议，仍交伊装运。此言之而不听者也。其他类此。

### 与陈伯严书 光绪辛丑

别三年矣，今日乃得公消息，此真临别时梦想不到之事也。戊戌九月，由沪回粤。山县僻陋，闻见稀阔。上年八月，于报中惊闻尊公老伯大人捐馆之耗，念苏子瞻《祭司马温公文》有云：“上为天下恻，下以哭其私”，抚膺悼心，不可言状。尊公究得何病？别时于湘舟洒泪满袖，云相见无时。宪视为甚易。何意闲云野鹤，不得再奉篮舆也。是年八月廿九日得来电云：“将住庐山，以后闲云野鹤，相见较易。”公家今住何处？有恒产否？想未必能自贍给。岁需几何？能支持否？师曾辈操何业？赐复时望一一详之也。宪于戊戌七月晦日到沪后，又患脾泄，病困中一切如梦，并不知长安奕棋有许多变局。至八月六日读训政谕旨，十三日得杀士抄报，乃知有母子分党变故，然亦谓于己无与也。至十七日，得湘电，有沦胥及溺之语，虽稍稍震惧，然

犹谓过甚之辞。至廿三日，知湘中官吏，一网打尽，始有余波及我之恐。明晨未起，即已探戈入室，下钥锁门矣。当时上海道亦不知其奉何公文？初逼之入城，继又增其围守，擎枪环立，若临大敌。如是者三日，至廿六日，得总署报云：“查明康未匿黄处，上意释然，已有旨放归矣。”或言弹劾者多，终以事无佐证，得脱于罪。或又言某某匿于日本使馆，或传为匿于出使日本之馆，致生岐误，至今尚未知所犯何事也。到沪时病忽增，日泻数次，气喘而短，足弱几不能小立。医生或虑其不治。然以此日见轻减，久而始知身本无病，直以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当时服公药，虽仅能支持一时，而不足以扫除积病。临别前一夕，忽然失音，则以服爆烈药太过之故。至洞庭湖始复本音，旋到沪后停药，因水土已易，即渐渐复原。九月到家，将养数月，即如常矣。所居电报邮局，均不能通。平生故人，以党祸未解，亦无敢寄书慰问者。庚子之春，党狱又作。沈鹏、陈鼎、吴式钊相继斥逐。尔时合肥督粤，迭次以函电招邀，颇疑与党事有涉，不能不冒险一行。及到省相见，乃欲以设警察、开矿产事相委。然事无可为，一意辞谢。及归，而困匪之变作矣。乱作以来，浮云苍狗，世态奇变，多出意外，而鄙人乃深山高卧，一切无干。追念三年中，长沙之病，苟不奉使他往，迂延一二月，必死于楚。若使在楚无病，奉攒程来京之诏，迅速驰往，计到京之期，正在祸作之先。即幸而无事，浮沈在京，亦必与团拳之难，与直谏同死。直谏，指袁昶。当上海道看管，沪上西人义勇议定，苟有大变，即劫之出海，如听蔡钧入城之请，或亦死于道中乱刃。乃屡次濒死，而卒不死，不知彼苍苍者生我之何用也？弟平生凭理而行，随遇而安，无党援，亦无趋避，以为心苟无瑕，何恤乎人言，故亦不知祸患之来。自经此变，乃知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有他人之牵连，非类之诬陷，出于意外者。然自有此变，益以信死生之有命，祸福之相倚。弟未知将来死所何在？前尘影事，原不必再犯，然死生亦大故，故不觉覩缕为公言之。相见何日？思之黯然。

## 与丘菽园书 光緒壬寅

菽园仁兄大人左右：二月中由甫弟由坡归，簡到集《千字文》大著三篇，慚感交集。久欲依韵奉和，而今年以来，时患寒喘，心绪恶劣，往往伸纸而又阁笔，忽忽遂半年矣。如诗竟不成，既虑执事有束之高阁之责，又恐寄书人有付之浮沈之疑，重滋罪戾，益抱不安。迩来道体何似？时有所著述否？前由兰史征君递到《五百石洞天挥尘》，谨拜登熟读矣。拾遗续卷，想日以增加。弟以著述自娱，亦无聊之极，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时事日亟，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不言之隐，公鉴之，当益哀之矣。张亦权茂才，弟之外甥，彦高先生之曾孙也，顷有南岛之行，因便草布数行，到日趋谒，进而教之，可以悉仆之近况也。手叩道安，不宣。弟遵宪顿首。十一月朔。

## 与严几道书 光緒壬寅

《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仆不自揣，窃亦有所求于公。第一为造新字，

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于武墨之撰，孙休之命子，坐之非圣无法之罪。殊不知《仓颉》一篇，只三千余文。至《集韵》、《广韵》多至四五万，其积世而增益，因事而制造者多矣。即如僧字塔字，词章家用之，如十三经内之字矣，而岂知其由沙门、桑

门而作僧，由鹮图、窳堵而作塔，晋魏以前无此事也。次则假借，金人人梦，丈六化身，华文之所无也，则假“佛时仔肩”之佛而为佛。三位一体，上升天堂，华文之所无也，则假“视天如父”，塞之变为释，蕊蕊之“七日复苏”之义而为耶稣。此假借之法也。次则附会，变为比丘，字本还音，无意义也，择其音之相近者而附会之。此附会之法也。次则连语，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连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次则还音，凡译意则遗词，译表则失里，又往径用译音，如波罗密、般若之类。又次则两合。无一恰合之音，如冒顿、墨特、阙氏、焉支，皆不合，则文与注兼举其音，俾就冒与墨、阙与焉之间两面夹出，而其音乃合。此为仆新获之义，无以名之，故名之曰两合。荀子有言：“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而后说，说不皆喻然后辨。”吾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其假借诸法，荀子所谓曲期者也。一切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

### 金山中华会馆绅商民等上郑星使公禀

敬禀者：窃闻威宣邻国，皇华扬使节之光；仁入人心，蛟客捧明珠而献。盖忠信感孚于豚鱼，斯声名洋溢于蛮貊。然从未有泽及化外，德被海隅，开声教于四千余岁以还，布恩威于七万余里之远，如我宪台者也。伏维大人，识穷两戒，学通四夷。国侨擅博物之能，定远具封侯之相。手持符节，能综五鸠；身耀绣衣，旋歌《四牡》。九重帝简，信为出使绝域之才；一个臣良，遂收保我黎民之利。盖自张醴出境，露冕宣

风，而寒谷获乎回春，乔木迁而变夏矣。在阿米利加之国，有扶兰士果之邦，自道咸四十年以来，聚岭海十余万之众。羯戎同处，庞杂不伦。虽为罔利之场，几等昏荒之国。颓风日靡，有识怀忧。而公慎简贤良，善为保护。鞠我育我，爰克厥威；教之诲之，仁又多术。遂使鸱音渐革，鸱义潜锄。人人读谕蒙之书，事事以迁善为乐。钱输鹰眼，歌与子同仇；旗耀龙光，祝吾皇万岁。司隶之峨冠博袖，重睹威仪；妇人亦解珥脱簪，争行仁义。南海衣冠之气，竟由常侍带来；武城弦管之声，足使先生莞尔。此皆公之大德，民不能忘者也。加以华夷异性，土客相仇。食比长蛇，苛如猛虎。闭重门而忽罹禁纲，逢狭路而遽尔拔刀。吾民已恕而不言，彼族益聚而谋我。于是通商弃约，逐客下书。四十里之围，悬禁国中；一丸泥之关，拒人境外。白马之书虽在，盟竟可寒；黄鸟之什同歌，人难与处。而公守分明之约，争烧刻之章，凭三寸之舌以折其锋，披七窍之心以持其隙。盟府有恃而无恐，阴谋竟阻而不行。九鼎有言，五丁拔寒。卒之郑环未夺，赵璧能完。左右袒或且为刘，西南夷依然通汉。凡夫弧矢壮游，研桑世业，以逮鳧氏桃氏，鲍人筐人，或制吉莫之靴，或织扯黎之布，或操洒削之技，或业赁舂之佣，莫不珠去复还，舟旋郤至。客有如归之乐，儿无失乳之啼。慰蓬蒿藜藿之劳，依然利市；看任犂车牛而至，未许闭关。斯又我公之勋，更仆难数者矣。故凡总领事维持保抱之功，悉由我宪台提挈指挥之力。仰斗星而幸分远耀，饮海水而敢忘发源。某等来自我东，远游穷北。喜黍苗之得泽，念桑梓而益恭。率土皆臣，犹食周朝之粟；他乡作客，翻衣召伯之棠。虽千顷之波，测指难窥大海；而中华以外，昂头竟戴二天。黔首何知？恋恋愿留鞭鞅；赤心可表，区区藉托丹砂。善有众征，颂无异口。所冀光昭英荡，又乘四路而来；庶几味比美芹，敢选百钱以赠。谨将微物，代达寸诚。另缮礼单，呈由总领事转递。统祈赐收，不胜荣幸。肃熏丹稟，虔叩崇安。伏希慈鉴！

## 诰封通政大夫何淑斋先生暨德配范夫人

### 八旬开一寿序（代）

国家威德远播，磅礴四海，古所谓梯航纳颡，重三四译而后至，或羲、轩以来未被声教者，皆结盟约，遣信使，通往来。日本密迩近邻，且为同文之国，天子尤慎其选。丙子八月，乃以翰林侍讲子峨何君膺其任。先是朝议推使才，子峨以亲老欲辞，其尊人淑斋先生贻书训勉之，子峨乃得慷慨秉节，乘槎而东。昔殷员外使回纥耳，昌黎既亟称其人无离别之色，几微见于颜面。况海外万里之役，比回纥倍为险远，垂白老亲，乃寄书戒行，且以一心奉公相劝，自非真知轻重大丈夫而能之乎？子峨到日本一年，置吏保商民，风流令行，百事具举，华葵太和，将于巳卯四月，置酒于堂，以祝亲寿。人皆称子峨之才之德，余知其得于庭训者为多也。以余闻尊公及母夫人，皆事亲孝，治家严，凡钱谷布帛之入，推诸昆弟无不均，臧获婢妾，待之无不慈。自家庙祭田以及党庠乡序，秩然无不举。盖一以忠信之言，笃敬之行将之。子孙循循奉教，皆以善闻里党。子峨更推而行之蛮貊，而亦无不行也。且先生固非徒宽大长者，其处物公方，乡之人尤为敬惮。后进中子弟，有所就争质，必理论势导，俾人人得当而去。族居数千人，从无一讼牒达于令长。乡邻有斗者，必多方劝止之。所贵乎天下士，能为人排难解纷耳。处则治一乡，出则治天下，无二道也。今欧罗巴合纵连横，日寻干戈，甚于战国。往往一介行李，遂固盟好，而弭兵戎。子峨他日，必能资父事君，以折冲尊俎之间也。子峨勉乎哉！子峨本文学侍从之臣，雍容和雅，其待人也，宽中而直柔，无亲疏贵贱如一。旌麾所临，环门者踵相接。吾知此一举也，捧筐篚，陈壶浆，跻公堂而酌兕觥者，我中土之人也。具枣栗，进几枝，汉学之士，咸挟诗献图，且有书法卢之字，奏隸謁之乐而来者，西人之

子，东人之子也。于戏荣矣！《诗》有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将父。”“王事靡盬，不遑将母。”《诗》又有之曰：“嘼嘼征夫，每怀靡及。”盖古大夫之行役，往返跋涉，皆在道途，不遑启处，势固然欤？今之遣使驻节于他邦，得以交邻之暇，和乐燕恺，开筵以祝亲寿，公谊明而私恩亦尽，是又《四牡》、《皇华》之诗人所不及躬其盛者也。厚以不才，亦从诸公后，出使俄罗斯。诸公以厚犹子与子峨齐年，能悉其家世，驰书征余文。余文何足道，吾望子峨以报国恩者，养亲志而已。抑吾闻日本为古蓬莱方壶，地中多仙草神芝，能延年。芝长，子峨其为余访而得之，介此文以献于其亲可也。钦差出使俄国全权大臣太子少保内大臣吏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奉天将军兼总督通家愚弟崇厚顿首拜撰。

钦差出使英法二国大臣赏戴花翎兵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前署广东巡抚翰林院编修愚弟郭嵩焘顿首拜书。

大清光绪四年，岁在著雍摄提格，律中南吕之月，日缠寿星之次，大清光绪纪元五年，青龙在屠维单阏，律中蕤宾之月，释迦诞日。

### 李母钟太安人百龄寿序

五岭以南，介乎惠、潮之间者为吾州。环州属而居者，数十万户，而十之九为客民。其迁移约五六百年，其传世约廿六七代，其来自闽汀，而上溯其源，乃在河洛。其性温文，其俗俭朴，而妇女之贤劳，竟为天下各种类之所未有。大抵曳靽履，戴义髻，操作等男子。其下焉者，蓬头赤足，帕手裙身，挑者负者，提而挈者，真溢于廛肆之间、田野之中。而窥其室，则男子多贸迁远出，或饱食逸居无所事。其中人之家，则耕而织，农而工，豚栅牛宫，鸭阑鸡架，午牙贯错，与人杂处。而篝灯砧杵，或针线以易屨，抽茧而贸丝，幅布而缝衣，日谋百十钱，以佐时需。男女钱布，无精粗剧易，即有无赢绌，率委之其手。至于豪家贵族，固稍暇豫矣，然亦井臼无不亲也，针管无不佩也，酒食无不习

也。无论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太母，操作亦与少幼等。举史籍所称纯德懿行，人人优为之而习安之。黄遵宪曰：吾行天下者多矣，五部洲游其四，廿二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劳如此者。则尝敬告于人人，谓凡我客民，为人子孙，幸有老亲者，必思所以备致诸福，养其志，安其身，庶几慰其毕生之劳。顾求其膺福禄享期颐者不易觐，乃今得之于吾师伯陶先生之母钟太孺人。太孺人年二十一嫁于李，事笃生府君，家微甚，逮事王父母及其舅，皆笃老善病，又迭遭丧故。笃生公业课徒，力不支，太孺人则每事扶持之，先鸦啼而起，后虫吟而息，手龟足茧，以经以营，卒无废事，无失礼，其早岁之劳如此。笃生公素患羸，修脯所入，仅供药饵。捐馆时伯陶先生年甫冠，弱弟仅数岁，负剑围絙，不得离左右，太孺人则柴骨含泪，饁亩而归织，举一家妇孺幼小啼号而索饭者，咸仰太孺人之十指。而土无隙旷，事无寸废，人无晷暇，其中年之劳又如此。及伯陶先生入学，太孺人年六十余矣，媳先后入门，诸孙次第成立，至于今有孙男八，曾孙五，立吾举于乡，太孺人将九十，家亦饶裕矣。然犹日督孙媳及孙女六七辈以治事，入而负墙，则长者贩猪，少者饲鸡，出而倚门，则长者灌畦，少者锄圃。即有暇，辄舞弄诸孙，为之梳头，为之齧面濯足，或就襦裯中抱少孙，呱呱者泣、口呵呵拍之睡，声施施导之溺，其老年之劳又如此。伯陶先生曰：吾子言客民劳，念吾母之劳，钦钦然五六十年七八十年而不倦，其尤为天下之至难乎！然神明聪强如昔，吾自视如童冠，视吾母则三四十许人也。遵宪闻而叹羨之。往者林海崖先达，尝言客民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余证之语言风俗，益信其不谬。幽岐忧勤之习，唐魏俭嗇之风，凡历三四千年而不改，近者亦稍凌夷矣。成周盛时，喜称誉妇德，形之歌咏，一则曰“有齐季女”，再则曰“邦之媛兮”，而《彼都人士》之章，且曰“彼君子女，谓之尹姁”。女而有君子之德，诗人夸为至荣。余尝语梁辑五、温慕柳，谓州志中当仿刘子政、杜元凯之意，别编列女传，举二三世

族，贤明贞顺，足为女宗者，志其概，以为世范。今太孺人之修德若彼，获福若此，今日《寿人》之曲，异时彤管之光，俾人人悉其事，亦足令客民之妇女忘其劳，男子奋而兴矣。李氏故里与吾家有连，伯陶先生尝馆吾家，为遵宪开蒙。曾祖母李太夫人，时八十，特钟爱余。晨餐毕，促吾母抱来；曰可中，母又挈之去。太孺人每来馆视先生，辄引手摩吾顶，问儿饥否？冷否？书熟否？曾受挞否？太孺人视吾母犹侄也，邂逅相遇，即刺刺语不休。先生谓余曰：此母四十年前事，犹在目前，遵宪亦恍惚记之。嗟夫！吾母而生存，今仅七十余岁耳。遵宪不肖，东西南北，奔走海内外，王事靡盬，不遑将母。吾母墓上之草，离离色碧者，荣枯已十数次矣。今乃随诸君子之后，捧觴以寿太孺人，且悲且喜，又以叹先生之福为不可及已。备人世辛勤之福，受上天纯嘏之锡，客民之所瞻仰，为人子孙者之所希望，行将集大福于太孺人之身，立吾兄弟，其益勉之，以报祖德，以扩亲欢。异日者百有余岁，绵绵益算，遵宪更当诵“如山如河，象服是宜”之诗，为太夫人寿也。

### 曾祖母李太夫人述略

太夫人李氏，城内翰林院检讨李公象元之裔孙也。祖官湖南郴州吏目，太夫人生于官署，故名郴姑。年十八来归，辅相词海府君，事无不谘商而行。词海公已歿，乃就养于云南嵩明州。居一二年，不乐归。府君所遗商业，或居或卖，店夥辈必来禀命，由太夫人断行之。太夫人治家严，虽所爱，或不顺遂，辄怒责，或呼杖。诸孙妇十六七人，不许插花，不许掠耳鬓，不许以假发拖长髻尾。晨起如厕，必偏历孙妇室外，诸孙妇必于未明时严妆竟，闻太夫人履声，即出垂手立户外问安。或未见，辄问病耶？睡耶？或恟息不敢违。太夫人年七十时，长子方官云南，四子官福建。每岁十月，太夫人寿辰，必会亲戚，长幼咸集，酣嬉歌呼，

作十日饮乃已，太夫人亦顾而乐之。及伯祖卒于官，四伯又殉难，太夫人为之伤心。日惟手一帙，夜则命人说《天雨花》诸说部，犹惨戚不怡。久而病，八十后卧床不复起行矣。太夫人隆準大耳，面长方如男子相。生子六人，皆状貌鸿伟，人望而惮之。乳长尺余，乳子则负于背，儿颌枕肩上，引乳就其口哺之。人以为贵相。以三子际熙得曾孙，钦旌五代同堂，赏银缎如制。初封宜人，继赠恭人，又赠夫人，一品夫人。遵宪生周岁，引与同寝，甫学语，即教以歌诗。事具《人境庐诗集》《拜墓诗》中。

### 先妣吴夫人墓志

夫人姓吴氏，庠生词英公之女。年十□，归我父砚宾先生。先王母梁夫人早弃养，曾祖母李太夫人年七十，老病辗转胥俟人。太夫人子孙蕃多，男女内外数十人，顾独爱吾祖与父。及吾母来，又最钟爱焉。日昧爽起，吾祖父偕入问夜安否，而吾母为之栉沐，为之舆洗。每食，吾祖进饭，吾父奉羹，吾母则掇箸，或以匕伺之。医来则吾祖延医，而吾父调药，吾母量水。夜寝，吾母登榻上为按摩抑搔，吾祖吾父，率诸孙辈围坐其下，嬉笑欢谑，时引述小说家言及乡曲琐事，刺刺不休。既而悄悄不应，则知太夫人已熟寝矣，乃相率退，休户枢使无声，褰裳蹑履，车轮曳踵，拂动甚微。盖十数年如一日。太夫人每谓吾祖：俗语有之，爱此裙惜此带，是固然矣。顾吾爱新妇，实以新妇贤且孝，非爱汝辈故推及之也。吾家累叶丰饶，自己未、乙丑两经寇乱，骤以贫薄。吾父方官京师，俸微不足以贍。夫人乃典簪珥，治地一畦，杂种蔬菜，枝叶苞实，颖粟秀好，四时而不断。又以隙地为鸡栖豚栅，俾令孳息。夫人则指挥诸媳，定为功课。长者司庖，则次者灌园，少者视猪。如是轮流，无有闲暇。夫人手抱诸孙，时时巡察，甚且晨锄夕飡，身亲其业，以为劝率。丝履布袜，悉自营作。间或课女红为帕幌行滕，刺作花鸟草虫之形，呼令小婢

卖之鬻市。当是时也，吾家物无弃材，人无游手，堂皇庖馐，必整以飭。久而家人辈感化习熟，无烦督责，至争以手所蕃植者割鲜献新，供甘旨以相夸美。以故日用所需，取诸宫中而具足。男钱女布，婚嫁稠叠，胥无阙礼。而六姻三族，岁时馈遗，丰约咸适，又能馀财周恤窘乏，而人皆忘其贫矣。夫人体气素强，至是以焦劳拮据，日渐羸瘦。时不孝遵宪辈均已长成，顾专令读书，不许问家人生产。偶请其节劳，则笑应曰：我乐此，不为疲耳。或作激励之语，谓汝辈苟贤，吾岂屑为此？但使他日得一碗寻常茶饭，无事操作，于愿遂足，何论今也。呜呼！岂知今日甫得微禄，而遂不能逮养耶？痛哉！痛哉！夫人于道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生，于光绪九年正月初十日卒，春秋五十有六。先是光绪七年春，随吾父宦粤西，暨往南宁，在道得疾，遂至不起。赴至家，上自继姑及妯娌姊妹，下逮婢媵，相向哭皆失声，族戚邻里，叹息有泣下者。自夫人亡，吾父每语不孝兄弟辈曰：自吾试礼闈，官农曹，在京二十余年，得以晏然无内顾之忧者，汝母力也。吾祖亦曰：吾行年七十有七，宗妇戚女中之能治家有贤声者，固不乏人，然实未见有处事执礼，妥当详慎，如汝母者。呜呼！此可以知夫人之贤矣。吾祖名际升，诰封通奉大夫。吾父名鸿藻，咸丰乙卯科举人，今官广西知府。夫人生四子，长即不孝遵宪，由拔贡生中丙子科举人，以出使外国，充日本参赞官、美国总领事官，积劳游升二品衔，分省补用道。次遵谟，江西试用县丞。次遵路，庠生。次遵楷，监生，州同衔。女二人，长适张润皋，次适梁国琨。孙四人，履端、履和、履坦、履通。遵宪之初适异国也，启夫人；谓男儿志四方，何论中外，因遂远行。及遭丧，遵宪方在金山，既不克视汤药，亲含殓，又以王事靡盬，不获奔丧。哀恳再四，至光绪十一年八月，允假归，始择十一月八日卜葬于州西门之湖阳唇，奉吾父命，为文志诸幽。于是追述懿德，泣志一二，既以诏后世子孙，永勿敢忘。亦以示知言君子，俾知有实征，无溢美云。长男遵宪泣志。

## 皇清诰授荣禄大夫盐运使銜候选道章公墓志铭

公讳桂苑，通称芳琳，字明云，又字浹熙，姓章氏。自始祖二舍家于闽，世为长泰县人。及公之父，服贾南洋，又为新嘉坡人。曾祖义，祖雨水，父潮，皆以公贵，诰赠荣禄大夫，曾祖妣陈氏，祖妣王氏，妣颜氏，均诰赠一品夫人。自公父南来，以财雄边，门闾始大。子四人，公居长，遂世其业。英国通例，凡卖烟酤酒，皆严禁私贩。令富豪纳巨饷以充商，如中国盐引然。前后业此者，多设侦骑，张密网，搜牢摘覆，而罔市利，即残膏馘馥，客途所余，捕获亦置之法，甚则举平生仇怨，引绳批根，嫁祸以中伤之，轻则罚鍰，重则监禁，赭衣之民，充塞囹圄。公任事十五年，一处以宽大之法，许卖戒烟丸，非私贩得，均勿罪，即踪迹得私，犹或亲造其庐告之曰：汝事已败露，所藏匿者，幸即交余，余不汝疵瑕也。故人人感愧，私贩几绝，而获利反优于人。公闻望日茂，群情翕服。国家屡试以事，而公亦翼翼竭思，忠以事上。其在英国，初举为海门新疆甲必丹，继充街弹，司审判，继充参事局员，继又充按察司会审监狱所巡察，公于检非违，议庶政，皆无徇无隐，无枉无纵，华民倚以为重。隶闽籍者，联名上书，公推为一乡祭酒，总督益优礼之。其在中国，则同治八年，福州筹防，公既输军实，复精购枪炮，凡旧式新法，皆绘图具说以上当道。光绪十年，法人构衅，今北洋大臣傅相李公，飭令侦伺，公密设暹卒，遇敌船过境，辄短衣台监，审其船之广狭，入水之深浅，马力之虚实，炮之大小，煤之容积，兵之数目，以时电达。又请于英官守局外中立之例，严杜蠹民，毋得以军用资敌。傅相手书褒勉，有忠勤可嘉之语。频年顺直、山东水灾，前山东巡抚宫保张公，今津海关前登莱青道盛公，皆委令筹赈。公多方奖劝捐，涓滴一以归公，筹赈者咸愧谢弗及。公既拥厚费，性又好施，善举无不与，凡施医院、给孤独园、恤嫠

会，自一族之义庄，同县之会馆，以及其他国之礼拜堂、博物馆、植物园，求者踵门，濡笔立应。义浆仁粟，络绎在道，至不可以数计。而其所尤乐为者，一为义学，槟榔屿公校、和兰女塾、葡萄牙幼学，皆赖公以成。近年又设养正书院，延华英名师六人，兼治中西学，生徒数百，公与公子壬宪独任其费。一为赈济，十数年来，晋、豫、苏、皖各行省告灾，公无役不从。即埃及洪水，印度大旱，公亦助巨款，远近钦慕。其既达于朝者，则光绪七年傅相李公奏给“乐善好施”字，于原籍建坊。十四年郑州河决，又奏赏戴花翎。十五年山东水灾，宫保张公奏称其好义急公。公初以捐助海防，闽督奖叙，以道员选用。既迭次助赈，累加三级，随带一级，给二品封典，又特旨赏盐运使衔，给予三代从一品封典。夫人杨氏、麦氏，先后封赠夫人及一品夫人。子十一人，皆以公助赈移奖得衔，壬宪花翎、郎中加五级，壬全员外郎，均麦氏出。壬庆都察院都事，壬寿光禄寺署正，壬和大理寺评事，壬松太常寺博士，壬荣銮仪卫经历，壬焕中书科中书，壬光翰林院孔目，壬干布政司都事，壬坤按察司知事。养子二，曰沧辉，曰耀棠。杨夫人出女三：招莲适同安候选同知林癸荣，次癸莲、赛莲，均未字。又养女曰清莲，适同安候选同知刘壬寅。孙一人，炳谟。公生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三。其明年四月，卜葬于新嘉坡之全昌园。孤子壬宪等以状乞余铭。自余奉使外国，由日本往美洲，所见如古巴、秘鲁，往泰西所历，如印度、亚丁，多有华民。及总领南洋，则群岛流寓，不下数百万，远者四五世，近者数十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各沿旧习。余私心窃喜。然其中渐染异俗，或解辫易服，蔑弃礼教，视其亲族姻连若秦、越人之视肥瘠者，亦颇有其人。自公少时，居父母丧，即哀毁尽礼。所著《明云家训》，一以忠厚孝友为本。处己接物，恂恂如不能言。平生菲衣蔬食，有过儒素，而分人以财，教人以善，自一乡一邑，推而至于四海，达于

五部，博施济众，曾无倦色。两国朝廷，深相引重，乃至印度、阿剌伯、巫来由诸族，闻公名，无不额手起敬者。岂非传所谓质直好义，在家必达，在邦必达者与？余官新嘉坡，始获交于公。公才吏用，正资臂助。曾不一载，遽泚笔铭公，能无慨然！铭曰：禹域人众，居万国首，散居四海，无地不有。南离文明，毓秀钟灵，笃生贤豪，超出群英。拳拳一心，睠念宗国，为郑弦高，为汉卜式。得如公者，百数十人，如百足虫，足以威邻。凡我华民，视此阡隧。谁欵铭者？为总领事。诰授资政大夫钦命驻劄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官二品御候补班前先用道丙子科举人癸酉科拔贡黄遵宪撰。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己丑恩科举人乙酉科拔贡生梁居实书。

#### 四弟公望铭辞

吾闻君子之敬天命，犹孝子之奉亲闱，虽降荼毒，甘受不违。又闻达人之言命，斥造化小儿，一任人世之殃庆祸福颠倒舛午，彼造物者曾不省警。虽旨趣之各别，同渺茫而无归。人固无所逃死兮，死亦不必祈。第委心任运，而与化推移。胡志意之亢，气干之未衰，而自缩其期？谓神仙为兵解，视蜕形犹委衣。事岂足信，亦非汝能几。谓勇士之赴义，甘鼎镬而如饴。无所为而为此，亦未必若是愚。谓妖梦幻妄之构于心，造于思，则向香以为朽，视白以为缙，本出于病迷。似则似矣，又胡为操刀之割，乃在无疾之时？谓世为无鬼，鬼为无知，彼罔两儻忽猖狂闪尸者，孰为设施？又奚为双刃骈殉，萃此须臾，而不忒毫釐？谓世为有鬼，鬼为有知，鬼死犹能为厉，岂人未死而鬼之敢欺？且既已左弹而右鶖，香灭而兰萎，攫与俱往，其又将奚为？以此问佛，佛多遁辞。以此问孔，孔曰未知。即起黄帝为士师而学断斯狱，亦不能剿其是非。理莫可诘，事则如斯。我作铭词，借舒吾悲。上以诘无可奈何妄言知命之贤圣，下以讯遭值事变不知纪极之何谁。

## 祭家箕山叔文

十五年前，我居京都。公官礼曹，同一蜗庐。积雪沁骨，坚冰在须。榻张青灯，室然红炉。公每语我，口呿不合。鸡虫得失，米盐凌杂。街鼓三挝，语更杳杳。我倦卧听，倚壁欲瞌。公呼叔婶，速具煖汤。冷否饥否？然薪炊粱。玉糝沃雪，萝卜饱霜。须臾母去，此情可忘？公之书法，最为精能。立鹤矫龙，□□盘鹰。狂跳如虎，误点亦蝇。苦心经营，众所嗟矜。飞鸣冲天，少年得第。高翔木天，将登而蹶。守不疗饥，扬徽卖字。义取金帛，曾无虚岁。一字三绢，尺幅寸金。下供缝纫，上佐烹饪。鸾飘凤泊，江湖浮沈。一十余载，鬓霜已侵。公之善画，盖不由学。十四童试，争坐相角。皤然一童，老犹矍铄。鸡肋当拳，鸱视曰嚇。公时拈笔，状为画图。厚唇鼻口，涂之以朱。非鬼非人，蠢蠢如猪。万众拍掌，何物老儒？中岁好道，画益高简空。山梅鹤，寒江芦雁。林茝刘芷，合掌赞叹。四百余年，无此间淡。早工时文，熟如澜翻。撑肠压卷，计数以千。改弦哦诗，每成大篇。貌袭杜陵，神追乐天。公之数学，穷极要眇。蹈江舐梅，精鹜八表。上搜天根，下抉鬼巧。精微不传，人竟不晓。虚中言命，姑布善相。灼龜之卜，撼龙之葬。九宫白黑，六壬虚旺。公以意揣，辄效不妄。我高我曾，累世华贵。中更丧乱，凡百憔悴。饥驱四方，以饱一家。予取予求，或犹疵瑕。公语雁高，贫固吾分。劳亦吾命，夫奚敢怨。敝箠止馘，一传众咻。我实不济，人则何尤？惟有公度，知我心耳。劝母邮言，但求尽己。顾我拮据，手仅十指。念我方寸，洒血能几？举家嗷嗷，呼负而已。当言此时，滴泪如水。公之所服，短布单衣。行路识公，人或信疑。公之所食，粥豆羹芥。人弃如遗，公甘如饴。公之所处，劣仅一席。昂首碍楣，侧卧触壁。友朋揖让，舐顶交蹠。公自从容，人谓褊嗇。频年染衣，京华尘土。中岁听鼓，江淮风雨。甫

抵江南，即奔母丧。栌栌素冠，中又悼亡。一麾再出，司榷于沪。南通一局，又司莞库。最公践历，此最优裕。岂图星奔，又哭将父。公境愈厄，公心愈苦。人岂无情，木石为伍。忧能伤人，金销水腐。踉跄远归，乃觅葬处。公尝语我，运多迍邅。平生顺境，祇在少年。鹿鸣赋归，卧于东山，门有绿杨，池有白莲。黄花散金，入秋愈妍。我持一卷，吟哦其间。百无忧虑，胸中浩然。我语慰公，老来菟裘。课子抱孙，亦足忘忧。公默不语，言讫摇头。今思此语，宁不然不？一棺戡身，万事皆已。修短有数，此亦命耳。我独念公，劳瘁一世。生人之乐，何尝尝试。科名官职，亦世所贵。草草如公，抑亦无味。丁戊之间，闻公善病。蓦然相见，虽瘦犹劲。须眉炯炯，神明殊胜。谓有晚福，蔗味愈永。多年不见，握手欢然。我将远行，意益拳拳。送我出门，见不有年。岂谓死别，曾不俄延？去年五月，我哭公望。寒风陨霜，子鹤又丧。又弱一个，能无凄怆！东望奉觞，公其尚饗！

### 人境庐诗草自序 甲戌

此诗两卷，盖《人境庐诗草》之副本也。十年心事，大略具此。已别命书人缮写，携之行囊。然予有戒心，虑妙画通神，忽有胠篋之者，故别存之，以当勇夫之重闭。诗固不佳，然亦征往日身世之阅历，亦验他日学问之进退。将来相见，风雨对床，剪烛闲话，出此一本，公度自证之，吾弟又共证之，亦一快也。什袭珍重，等闲不遽以示人。

四月浴佛日，公度宪自书于汕头之行寓。